



原住民族教育以金崙溪流域為 主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經驗

原住民族教育 金崙溪流域を主としたSBCD (学校に根差したカリキュラム開発) の経験

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a School-Based Curriculum Focused on the Jinlun River

文・圖——呂美琴 (賓茂國中族語支援老師 /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)

2010年原民會推動民族教育一項重要的決策：培訓全台近200位民族教育支援教師進入原住民族學校，推展民族教育及部落資源、採集與建置相關的資料庫。何其有幸我參與了這一項原住民族教育的重大計畫，雖然只是短短3年的計畫，對我卻是民族教育熱情的重組與再現。在部落生活，透過耆老的分享與帶領，喚醒我身為原住民族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，亦喚醒我屬於原住民個體的靈魂。在執行與推展民族教育的過程中，我看見原住民族教育在學校推展的另一種可能。

整合部落人力 共同推展民族教育

進入台東縣賓茂國中擔任民族教育支援教師，我規劃的藍圖是：讓學生親身體驗民族文化、看見文化的美麗與精髓，增進自己身為原住民族應有的認識，更期待孩子從認識自己、認同自己到愛自己，成為一個真正的排灣族。此外，讓學生體驗部落現在的風貌，真實呈現部落文化傳承的危機，培養孩子「我不做誰來做」的文化精神。

民族教育的推展不能只是課室裡的教導，於是我規劃讓學生在畢業之前，能夠認識自己及金崙溪流域各部落的文化及現況。另外也安排各式民族教育課程，讓學生同步對金崙溪流域各部落歷史、遷徙、重要慶典有更多的認識。再則透過原民會樂舞人才培訓計畫，讓學生在vuvu們歌謠及樂舞的指導下，看見文化再現的可能性，進而願意承接文化傳承的重要使命。學校教室不再是學習唯一的場域，部落耆老、部落族人成為民族教育的重要夥伴，一起與學校為原住民學生建構一個民族教育的完整學習歷程。

採集部落文化與歷史

透過部落耆老的訪談，將金崙溪流域各部



莫拉克風災在溫泉部落造成的災情，讓部落族人見證vuvu的話「水會想念自己走過的路，不知哪一天它會重新再走一次。」而部落族人建蓋的家屋就在河水走過的水道上。



帶著即將畢業的學生進行舊部落巡禮活動，看見排灣族室內葬遺址。

落的遷徙、移居路線做一個整理，讓各部落遷徙路線圖完整呈現在民族教室裡。在文獻資料搜尋過程中，我們發現金崙溪流重要發源地vavikar部落，依據文獻記載是在荷蘭時期的排灣族聚落，因異族的接觸而發生瘟疫，最後慘遭滅村的命運。這份文獻我改編成vasa樂舞社團舞蹈比賽表演的舞碼「大武山祖靈的呼喚」。表演活動整合各部落青年會、國中小學生及部落耆老，共同在台東縣文化局演出。

體驗課程 部落巡禮／部落遊學

有了基本的認識後，我們開始帶領學生及非原住民老師進行部落遊學、部落巡禮等活動，邀請各部落耆老、文化工作者或是民族教育的支援教師，為學生導覽部落文化特色。如：進入土坂部落造訪五年祭祭場、溫泉部落探訪室內葬遺址、賓茂部落聽vuvu說故事等。讓孩子真實在部落行走，看看自己部落中的人、事、物，聽聽部落vuvu講述神話、傳說及部落文化等。我們希望從親身的體驗中，增進孩子的文化認知，明白自己身在原住民文化環境是如此特別，藉此強化孩子的自我認同感。另外我們在拜訪部落後，培訓學生擔任部落導覽志工，當有客人拜訪賓茂國中時，由導覽志工為來賓介紹金崙流域各部落的遷徙史、文化與現況。加深學生對部落的認識，藉此機會訓練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，增進他們的自信。

參與部落重要的慶典與活動

我們成立vasa原住民樂舞社團，一到豐年祭，孩子一定會到各部落展現舞技，讓部落族人



民族教育的推展不能只是課室裡的教導，於是我規劃讓學生在畢業之前，能夠認識自己及金崙流域各部落的文化及現況。讓部落耆老、部落族人成為民族教育的重要夥伴，建構一個民族教育的完整學習歷程。





學校本位課程不應只是展示型、添加型或體驗式的課程，一般課程也應該融入在地文化、在地素材、在地人文來規劃。如果孩子連自己都不認識，又如何來認識他人？而孩子又如何成為一名有人文素養的世界公民呢？



看看孩子的努力，也協助我們修正舞技與歌謠，安慰部落vuvu們對於文化傳承的憂心。我也對孩子說：「到部落表演是你們的責任，因為你們都是部落的人，不能推卸應當承擔的責任。」除此之外，培養孩子站在舞台時的勇氣與台風，讓他們參與正式舞蹈比賽時，可以克服自己的緊張感。為了讓孩子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感達到高峰，到台北市參與全國舞蹈決賽前，我安排孩子到林口《賽德克·巴萊》拍攝現場，感受先人對文化保留的堅持，並在現場表演給遊客看，對孩子而言真是一段難得經驗。就有孩子說：「現場表演時，感覺祖靈正在觀看我們的表演，好感動喔！」這正是我期待孩子能感受的震撼與文化洗禮。孩子們不負眾望，全國決賽中我們獲得民俗舞蹈優等的成績。我希望形成一個概念：「文化不是只在書本裡讀，應該運用各種形式，讓自己、族人們或他人認識金崙河流域的遷徙故事及文化。」

學校本位課程的可能性

在學校推行民族教育絕對有可能性！但執行前需要做最好的規劃，例如部落人力的整合，可以借助部落優秀又有執行能力的團體像部落青年會、部落協會、部落教會、或公部門團體，還有衛生所、鄉公所與其他鄰近學校，然而重要的還是部落耆老及文化工作者的參與。

學校不能只是讓孩子在教室裡學習，對原住民孩子的學習效益較不適宜。如陳枝烈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提到：「原住民孩子的學習模式是團隊合作的，絕不是採取一種競爭的學習模式。學校需要翻轉教育思維，從學習者自身的能力、學習型態、學習環境來規劃課程。」例如老師教導國文時，能否讓孩子閱讀原住民文學的文本，從文本來探討所謂的譬喻法、想像、意境等文學的抽象概念來學習。數學教學能否從孩子生活物件舉例，用他們熟悉的語詞、物件或事件，來認識空



參與台北全國舞蹈比賽前，讓學生至林口《賽德克·巴萊》拍攝現場表演一段舞蹈。





學生正在導覽金崙溪各部落人文特色。民族資源教室是學生導覽部落的重要場域，加深學生自我民族及文化認知與認同，也間接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。

間概念及抽象計算方式。社會課程能否從原住民社會制度認識何謂「階級」、「長嗣繼承」等，特別是排灣族的「長嗣繼承」，不論男女皆可繼承家業與頭目身份，可以跟當代兩性平權的概念做比較。自然課程也可以來觀察小米的成長，認識原住民如何使用自然工法、落實生態保育。總而言之，學校本位課程不應只是展示型、添加型或體驗式的課程，一般課程也應該融入在地文化、在地素材、在地人文來規劃。孩子連自己都不認識，又如何來認識他人？而孩子又如何成為一名有人文素養的世界公民呢？

傳統與現代並存的部落新生活

部落的vuvu，Ereme提到：「老人家教導我們，蓋房子不可以蓋在河水曾經走過的河道，

當有一天河水想念自己走過的路時，他會重新再走一遍。」金崙溪流域經過莫拉克風災，讓族人真切地見證了這一幕。原住民老人家的生活智慧，來自於他們的活動經驗，21世紀多元發展的今天，原住民孩子學習了多少vuvu們的智慧？雖然，我們不能重建過去部落的樣貌，但有沒有可能，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與執行，讓孩子從自身學習、體

驗文化的過程中，重新建構符合現代化生活、也保留傳統文化的新部落生活？

推展民族教育的任務，絕非只靠學校執行，部落族人也要有所認知及認同，加入學校推展民族教育課程，讓孩子清楚知道原住民文化的延續，必須由他們來承接。讓孩子沉浸在文化中學習，是一件重要的責任及義務。◆



呂美琴

排灣族，台東縣太麻里鄉Padrangidrangj金崙溫泉部落族人，1968年生。台東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及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，目前就讀於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擔任幼教老師及民族教育支援教師，也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。2006年以「太陽的孩子」為主題，獲頒教育部教學卓越幼稚園組金質獎，2011年獲台灣省政府表揚績優台灣文史教育人員。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與沉浸式族語幼兒園，期望學前幼兒能從學習以自己的文化為基礎，增進其民族認知與認同。

